

在開刀與死亡陰影下掙扎 兩年(續完)

~蘇建政~

第九期的「蕃薯」出刊之後，意外地我受到了許多朋友的關心與慰問，有的甚至於從遙遠的地方打電話來。一位我平常很敬佩的名協會老大專程跑來借我一本有關運動健身的名著鼓勵我繼續掙扎下去。一位才能及品貌均受人稱道的太太，看過我的拙文之後告訴我：「我也有相似的陰影，您的文章對我的幫助很大。」想不到這座傑出的女士也會有這種不幸的遭遇。雖然有人說「別人的太太，自己的文章，」我對我的雜文並不敢高求，只要有雜誌肯登載，有人肯看就心滿意足了，想不到會引起那麼多人的關注與鼓勵，更想不到會有助於他人。為了答謝關心我的朋友們，為了使有相同遭遇的人減少一些心理上的負擔，我不得不再獻醜寫下去。

我雖然逃過了鋒利的手術刀，並沒有排除死亡的威脅，醫生仍然叫我去醫院作定期的

X光檢查。他並沒有診斷出病情或病因，然而他卻要我每天服二片藥片。一片是INH(ISONIAZID)用以去除肺上的硬塊，另一片是Pyridoxide用以減少INH的副作用。每次照過X光之後，我都會去跟他談談。

好幾次我與他討論到肺上陰影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我的推理是運動時，呼吸的頻率增加，肺部的組織(Tissue)自然會增加伸縮的速度。經常運動也許可以把那個陰影排擠出來。他說有沒有醫學上的根據可以肯定這種可能性。我告訴他我的病情演化似乎與運動的多少有關。一九七五年二月至五月期間，我沒有多少的運動，那塊陰影也沒有減少。五月至九月，我參加了Soft Ball球隊比賽，也打了不少的網球，那塊陰影也減少了不少。10月以後，天氣開始冷下來，我很少運動，那個陰影也停下來沒再減小。他說我的觀察與分析很有

趣，可惜他沒有醫學上的根據可以支持我的說法。

有一度，那個陰影好久沒有減小。他說再過一個月如果沒有減小，最好還是動手術檢查。如果沒有癌症的細胞，把那個硬塊除掉就可。如果有惡性的細胞，把一部份的左肺切除，再不然切除整個左肺也比太遲而讓惡性細胞漫延要好些。我告訴他說“如果再一個月沒有進展，我就聽您的安排。”回來之後，幾乎每天晚飯後，我都去 Ponderosa Park 跑几圈。我不取太激烈，每天都只跑卅分鐘左右。幾個常在一起的朋友聽說我每天去跑卅分鐘，他們居然向內人開玩笑說：“您要小心哦！卅分鐘可以生二個小孩子啦。”這個典故是一位又權威又善用時間的仁兄製造出來的。據說他的太太一天到晚都監視着他，除了清晨十五分鐘的跑步運動外。他幾乎是沒有一分鐘的自己時間。有一天他跑完後帶回來一位小孩向太太說“Honey, 我介紹給你我的另外一位兒子。”他的太太很驚訝地說“您什麼時候有這個小孩？”先生說“早上運動的時候。”太太叫着說“你只有十五分鐘，怎麼

可能？”先生很幽默地說：“你應該知道我是很會利用時間的。”

繼續地我跑了一個月。雖然我沒有效法那位仁兄好好地利用卅分鐘的美好時光，我的肺部陰影好在又小了些。醫生終於同意不用動手術了，不過还得定期地回去作密切的觀察。

我也跟他提到那塊陰影很可能與我的工作性質有關。在 Lockheed 我是負責工業排水處理的研究工作。我們所用的處理方法是高溫高壓的氧化程序 (Wet Oxidation Process) 所用的工業排水大半是有毒的有機物，如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氯化碳水化合物), Organic Sulfur Compounds (含硫有機物), Organic Nitrogen Compounds (含氮有機物) 及 Aromatics 等等。這些有機物氧化時難免會產生出一些有毒的煙氣。這些煙氣吸進肺部自然會損壞肺的組織 (Tissue)。他說也許有這種可能，可惜他沒有病理上的研究報告支持這種可能性。其實今年三月間一位南加州大學的病理學家 Dr. Russell P. Sherwin 發表一篇 "Pollution Makes Lungs An Endangered Species" 的研究報告。他說“少量

的污物就是以損傷肺組織。一般人之所以忽視污物對肺部的危險性是因為每個人生下來就有多量的肺組織。通常所使用的肺動脈執能測驗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要到肺部組織有了可觀的損傷才會檢查出來。換句話說，這個測驗結果發現不正常時，很可能大半的正常肺執能已損失掉了。他進一步說：“奇異的體候再加上少量的毒物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新肺病”。他說“除了空氣污染之外，鳥糞 (Bird droppings)，木屑 (Wood)，樹皮 (bark)，菌類 (fungi)，放射性物 (Radiation) 以及一些藥物 (Drugs) 均可以損傷肺組織。他呼籲說“我們不能再依照‘是否毒死人’或‘是否病倒人’的污染程度來衡量空氣的好壞。我們應該擬定一個空氣品質的基準，盡量避免使人民損傷到不應受損的組織。”這個基準 (baseline) 的擬定是很重要的。因為除了已存在的 (包括自然的及人為的) 污物之外，每年總有成千上萬的新化學物排洩到我們居住的環境裡來。

一位相當有才華的朋友告訴我說在台北曾經發生過與我相似的病例。据说与生蚬仔 (

clams) 有關。生蚬仔含有一種病菌 (Viruses 或 fungi) 吃進人體後會聚集到肺部上去，久之就會損壞到肺組織。蚬仔是我的嗜好物之一。每次去 San Francisco 我都會順便去買幾塊錢。我將此告訴醫生。他很高興地問我是否可以請那位生化專家查看那種微生物的學名，他可以作一些文獻的研究工作 (Literature Research)。這個微生物的學名雖然沒查出來，我很感謝這位朋友的提醒，我再也不敢吃半生不熟的生蚬了。

從 1975 年 2 月以來，我可以說是 Kaiser 病院的常客。雖然在肉體上我尚未遭受到切胸剖腹的痛苦，我精神上的打擊與鬱悶，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不會體會到的。肺部那塊陰影經常都會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接着就想到令人喪胆色變的肺癌，後來逃不了的就是死之的聯想。每次去醫院聽到醫生說“這次不用手術，下次再看看”回來之後，我們就心寬了好幾天。那天不幸碰到咳嗽，腰酸背痛，頭昏，甚至於手指頭脫白，就會想入非非以為那個陰影漫延開了，進而就懊悔上次沒有乾脆些讓醫生開刀。

有一次我去差去 Houston, 要離開家以前, 由於“失枕”頸部有莫不舒舒服。在飛機上我就想到那個該死的陰影。接連着那些令人沮喪的念頭就一直盤旋在腦海裡。晚飯時, 雖然有丰盛的食品與標緻的女侍, 我吃起來却苦澀無味, 有如在吃“最後的晚餐”一般。飯後, 躺在牀上, 以前的種種就一幕一幕地出現在眼前。想到十年不見的父母及諸弟, 想起孤苦無依的妻室子女, 也想到散佈各地的鄉親朋友。想得越多, 我的心情就越發沉重, 頸部也越來越痛。後來竟然發現我的半身已不能動彈, 口唇已乾渴苦澀, 頭臉也發熱燙手。想要喝一杯水, 居然無法撐持下去, 一而再地咬着牙根嘗試了好幾次, 可恨手脚均不聽指使。最後口渴得再也忍不住了, 只好全身滾下牀來, 一步一寸地硬爬到浴室。在那裡, 拿著茶杯, 開水龍頭也都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試了好幾次才完成。那時的情景真是個欲哭無淚, 求救無人。喝過水後, 好不容易再爬到牀上。想到這一下子我可真是完了, 不打下個電話回家去不行了, 拿起電話筒想了好一會又把它放下。既然是最後一

天, 何必在三更半夜去吵醒熟睡的家屬, 讓她們明天再悲傷吧! 接着拿起電話想叫急救車來, 結果還是放了下去, 癌症細胞既然已漫延到頸部, 到急救醫院去又有何用。不如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睡一個晚上, 免得到醫院去讓人家手忙腳亂。最後我是含着一串串的眼淚, 抱著無邊無際的遺憾, 慢慢地走入那個疑是隔在的夢鄉。第二天早晨, 我張開眼睛時居然不敢相信我沒被鬼使神差帶去報到。咬了一咬手指頭, 我才敢確定我仍然在這個美好的陽間。緊接着感到頸部已不痛了, 手脚也靈活了, 頭臉的燒度也消退了。眼睛所看到的是璀璨溫暖的陽光, 耳朵所聽到的是婉轉動人的鳥語虫聲。躺在牀上, 含着歡暢的眼淚, 我又開始作起白日夢, 編織起一幕一幕的憧憬美境。由於這一次的经历, 我算是体会到了一個人臨死前的悲傷與軟弱。但是我也享受到了死裡逃生的喜悅與興奮。

有一次為了腰酸, 背痛我去找背部診所 (Lower Back Clinic) 的醫生。她檢查之後, 告訴我說我的背部與腰骨並沒有毛病。

腰酸背痛與肺部的陰影也了無關係。後來我們竟然談了許多東西，才醫生對診治病症的不同看法與措施。她並且說我在 Kaiser Hospital 已是人人皆知的病人。醫生與護士們常常都會以我的病历作茶餘飯後的話題。他們感到不同的是一般的病人一到病院就手足無措讓醫生決定取捨。而我卻向醫生提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診治步驟，結果醫生竟然同意我的看法，採取我的步驟。

三年之中我參加了三次告別式（二次由於癌症而死亡）。每次看到香煙裹裹，我就觸景生情，把自己設想在棺木之中。想到妻子朋友為我而悲傷。回名赴岳丈之喪時，我心裡上含有“說不定這就是我最後看到父母的机会”的念頭。看到父母與弟媳們時，我不敢告訴他們我為肺部而掙扎的情形。在名二週期間，我一方面想要補償十年來遠隔家門的離情，另一方面又想到掩飾“可能最後一見”的悲傷。

二年已過去了，雖然我們仍然每天在吃藥丸，也仍然定期回去病院照X光作仔細的檢查

。我相信我已不需要動手術，我也相信我可以繼續照顧妻室，扶育子女。經過這三年的折磨與疑懼，我相信我會更加注意身體的健康，也會更加珍惜親情與友誼。

最後，謝謝讀者們的耐心看完這篇不成文章的文章。我的痛苦經驗對別人不一定會有用，不過我希望大家最好常去醫院作定期的檢查，早一臾發現不正常的情形對診治是很有用的。順此祝福那位與我有相似病情的同鄉早日排脫厄運。

